遠景論壇



2026 年 10 月 10 日至 11 日，葉門叛軍「胡塞武裝組織」對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哈立德國王國際機場發動空襲。（圖片來源：https://www.gpb.org/news/2026/10/10/attack-on-riyadh-airport-killed-12-people-and-wounded-over-300-more-saudi）

沙烏地阿拉伯的胡塞困境

崔進揆

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副教授

葉門境內的反政府「胡塞武裝組織」（The Houthis）於 2026 年 10 月升級對沙烏地阿拉伯的軍事攻擊，鎖定沙烏地阿拉伯境內的軍事目標與民用設施，沙烏地阿美石油公司總部、哈立德國王國際機場都成為胡塞組織的攻擊目標。聯合國安理會更於 10 月 15 日發表聲明，強烈譴責胡塞組織升級軍事行動，以及持續威脅紅海（Red Sea）和曼德

海峽（Bab al-Mandab Strait）商船的行為。事實上，沙烏地阿拉伯與胡塞組織之間的武裝敵對行動已持續十多年，並可追溯自區域內的阿拉伯之春運動（Arab Spring）及其引發的葉門內戰。

沙雷（Ali Abdullah Saleh）政府被推翻後，在葉門內戰期間，沙烏地阿拉伯支持葉門政府對抗胡塞組織等反政府武裝團體，但具有軍事優勢的沙國及其領導的聯軍，卻始終無法殲滅胡塞組織。胡塞組織不僅長期掌控葉門西半部國土，近期更攻城掠地，擴大軍事占領的範圍，同時控制紅海和曼德海峽沿岸的重要據點，對通過海峽的國際船舶進行襲擾，嚴重影響國際貿易與能源運輸。胡塞組織的擴張及其對沙烏地阿拉伯的敵視，加深沙國對胡塞組織的忌憚，促使沙國聯合葉門政府對該組織展開軍事打擊，也引發近期的武裝對峙與交火。沙烏地阿拉伯與胡塞組織之間的衝突並非單純的軍事問題，更涉及複雜的地緣政治與國際政治，亦牽動未來區域安全情勢的發展。

美國安全承諾疑慮加深推動沙國尋求多邊防衛合作

首先，美沙關係受到胡塞組織的挑戰。面對胡塞組織接連發動攻擊，沙國已多次向美國請求援助，但並未得到川普政府出兵的具體承諾，這加深了沙國乃至其他區域國家對美國安全承諾的不信任。受到 2026 年 2 月美以伊戰爭的影響，沙烏地阿拉伯及許多區域國家都成為伊朗軍事報復的對象。戰爭使沙國與其他區域國家重新思考與美國的安全合作關係。沙烏地阿拉伯、土耳其及巴基斯坦三國簽署的《麥加共同防禦協議》（*Mecca Joint Defence Agreement*），便是沙國調整安全與防務政策的具體作為，也反映出其對美國安全承諾的疑慮。

事實上，自拜登（Joseph Biden）政府時期，沙國便積極遊說美國，希望能與美國簽訂具有軍事同盟性質的條約，但受到 2023 年 10 月哈馬斯恐怖攻擊、以色列軍事擴張及美國全球戰略調整等因素影響，沙國始終未能獲得美國更堅定的回應。葉門胡塞組織再次挑動敏感的美沙關係，川普政府的回應除了影響美沙關係的未來，也牽動美國與其他區域盟友的關係。而美國對區域盟友的影響力若持續式微，將是伊朗政府所期待並積極謀畫的發展方向。

胡塞組織考驗《麥加共同防禦協議》之實效

其次，胡塞組織的攻擊考驗《麥加共同防禦協議》的成效，以及沙、土、巴三國領導階層之間的互信。自 2026 年 8 月《麥加共同防禦

協議》簽訂以來，外界對該協議始終存疑，相關疑慮並未隨著秘書處成立及首任秘書長馬哈茂德（Nauman Mahmood）的任命而消除。根據協議內容，任何對三國任一方的武裝攻擊，都將被視為對所有成員國的攻擊，其意義近似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（NATO）的「集體防禦」（collective defense）原則。胡塞組織的武裝攻擊，因而考驗三國執行與落實協議的決心。

針對胡塞組織的武裝攻擊，土耳其外長費丹（Hakan Fidan）表示，土耳其仍在評估如何協助沙國，但同時明確排除土耳其直接參與軍事攻擊行動的可能性。此外，儘管艾爾段（Tayyip Erdoğan）政府已對外簽署該協議，但土耳其國會仍未完成批准程序，亦即協議在土耳其國內的法律程序尚未完備。在巴基斯坦方面，由於曼德海峽攸關巴基斯坦的能源穩定與經濟發展，巴國雖可能有打擊胡塞組織的意願，但現階段與土耳其立場相近，較傾向強調協議的「防禦」性質，不願輕易捲入沙國與胡塞組織之間的衝突。巴國對外也否認該國空軍參與打擊胡塞組織的相關報導。

葉門衝突加劇沙烏地阿拉伯與阿聯的戰略分歧

最後，胡塞問題加深沙國與鄰國之間的外交嫌隙。針對胡塞組織的威脅，沙烏地阿拉伯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（阿聯）最初曾共同打擊胡塞組織，並支持葉門政府，但阿聯政府近年來改變政策立場，轉而支持追求獨立的「南方過渡委員會」（Southern Transitional Council, STC）。沙國於 2025 年 12 月對阿聯支持的「南方過渡委員會」展開軍事打擊，並要求阿聯自葉門撤軍。阿聯撤軍後，與沙國的關係降至低點，並於 2026 年 5 月正式退出石油輸出國家組織（OPEC）。

事實上，沙國與阿聯之間的競爭近年來已愈趨激烈，兩國的外交嫌隙也日益公開化。葉門問題與石油產量爭議，都具體考驗兩國關係，以及沙國一再強調的區域領導地位。此外，阿聯自 2020 年與以色列簽署《亞伯拉罕協議》（*Abraham Accords*），實現關係正常化後，與以色列的安全合作更加緊密。以色列在美以伊戰爭期間，更提供阿聯防空系統方面的顧問與協助。在阿以關係正常化問題上，阿聯與沙烏地阿拉伯現階段的立場明顯相左。沙國除了拒絕川普政府提出的參與《亞伯拉罕協議》建議外，也明確表示，巴勒斯坦地位問題及聯合國倡議的「兩國方案」，是沙以關係能否更進一步的關鍵。

胡塞組織的威脅由來已久，並非單純的恐怖主義或極端主義問題。在美以伊戰爭持續，以及區域內重要航道屢遭封鎖、國際能源運輸受到影響的背景下，胡塞問題再度引起國際社會關注。倘若沙烏地阿拉伯無法在軍事上擊潰胡塞組織，而其支持的葉門政府又無法有效掌控全國領土，沙國必須思考的恐怕不只是軍事問題，而是更為複雜的區域地緣政治與國際政治問題。

編按：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，不代表遠景基金會之政策與立場。

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

本基金會為研究國際政經情勢之民間學術智庫，旨在針對國際政經情勢及戰略與安全等領域，將學術研究成果具體轉化為政策研析，作為我政府參考，深化學術研究能量，並增進與國際重要智庫交流與互訪。

臺北市汀州路三段 60 巷 1 號

Tel: 886-2-23654366
Fax: 886-2-23679193
http://www.pf.org.tw